

~21
2800
2



特
21
2800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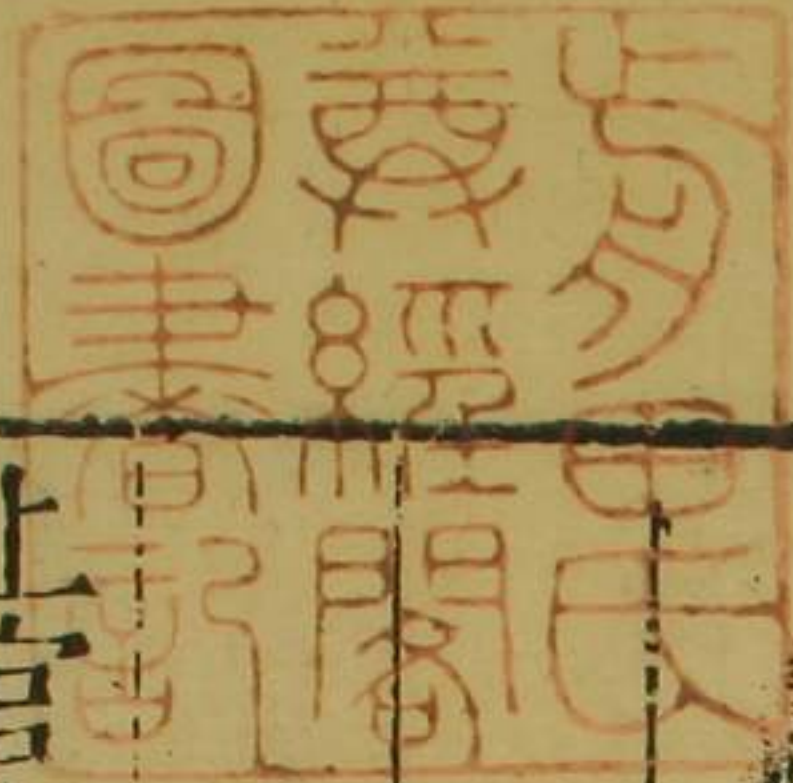
剪燈餘話卷之二

廬陵 李昌祺 編撰

新安 黃正位 訂定

連理樹記

上官守愚者揚州江都人為奎章閣授經郎時居順天館東與國史檢討賈虛中為隣賈柯敬仲友也工詩善畫家藏古琴三張曰瓊瑤音環珮音蓬萊音皆敬仲所鑒定守愚亦雅好吟詠兼嗜綠綺與賈交游特厚每休暇過從詩酒琴棋從容竟日賈無嗣止三





餘部

卷二

女嘗曰吾三女可比三琴遂取琴名名女焉守愚子粹甚清俊聰敏生時人送唐文粹一部故小字粹奴年十歲因遣就賈學賈夫婦愛之如子三女亦視之猶兄弟呼爲粹舍嘗與其幼女蓬萊同讀書學盡深相愛重賈妻戲之曰使蓬萊他日得婿如粹舍足矣歸以告守愚曰吾意正然遣媒言議各已許諾粹二人亦私喜不勝不期賈忽罷歸姻事竟弗諧後三年守愚出爲福州治中始至僦居民舍得樓三楹而對街一樓尤清雅問之乃賈氏宅也守愚卽日往訪則瓊珥環珮已適人惟蓬萊在室亦許婚林氏矣粹聞之悒怏殊甚蓬萊雖爲父母許他姓然亦非其意也知粹至欲一會而未由彼此時時凝立樓欄相視不能發語蓬萊一日以白練帕裹象棋子擲粹粹接視之上畫緋桃題一詩曰

朱砂顏色辦重臺曾是劉晨舊看來只好天台雲裏種苒教移近俗人栽

粹識其意然靜而思之彼業已定矣莫如之何亦畫梅花一枝寫詩以復詩曰

王蕊含春捏素羅歲寒心事諒無他縱令肯作仙
郎伴其柰孤山處士何

用綵繩繫琴軫三枚墜之投還蓬萊蓬萊展看有孤
山處士之說知其未已訂盟林氏衷情不白惟悶悶
而已未踰時值上元節闔俗放燈甚盛男女縱觀粹
察賈氏宅眷必往乃潛伺于其門更深人靜果有女
夫昇轎數乘而前蓬萊與母三四輩上轎婢妾追隨
相續不絕粹尾其後過十餘街度不得見乃行吟輶
傍曰

天遣香街靜處逢銀燈影裏見驚鴻綵輿亦似蓬
山隔鸞自西飛鶴自東

蓬萊知其粹也欲呼與語訴其所懷而從者紛紜不
敢啓口亦於轎中微吟曰

莫向梅花怨薄情梅花肯負歲寒盟調羹欲問真
消息已許風流宋廣平

粹聽之知其答已梅花之作不覺感歎歸坐樓中念
蓬萊之意雖堅而林氏之聘終不可改乃賦鳳分飛
曲以寄之曰

梧桐凝露鮮飈起五色琅玕夜親洗矯翮踔躑擬
並棲九苞文彩如露綺驚飛忽作丹山別弄玉簫
聲怨嗚咽咫尺秦臺隔弱流瑣窻繡戶空明月颺
颺掃尾儀朝陽可憐相望不相將下謫塵寰伴凡
鳥不如交頸兩鴛鴦

詩成無便寄去忽賈遣婢送荔子一盤來粹詭曰往
在都下與蓬萊同學有書數冊未取以此帖呈之俾
早送見還也婢不悟是詩持去適與蓬萊讀之垂泣
曰嗟乎郎尚不余諒也乃作龍劍合曲答之示終身
相從之意寫以魚箋密寶真古文真寶中付婢綠荷曰
粹舍取舊所讀詩此是也次持去還之婢送粹所揭
之中有箋爛然知必詩也題曰龍劍合曲曲曰

龍劍埋沒獄間久巨靈晝衛鬼夜守蛟螭藏翹題
走精光橫天氣射斗冲玄雲發金鑰至寶稀世有
奇姿爍人聲撼牖鷄膏潤饜鳳刻首龍劍煌新離
房靜垂流電舞飛霜影含秋水亦拂鉉麗歎團金
寶珠裝司空觀之識其良懸諸玉帶間金章紫焰
煌煌明瑤璫星折中台事豈常逡巡莫敢住一去

墮渺茫龍劍靈是龍精瑩如鷗尾搖清水雄作萬
里別雌傷千古情暫留塵埃匣何日可合併會當
逐風雷相尋入延平純鈞在瑋琕縱然貴重非我
匹我匹久臥潭水雲一雙遙憐兩地分度山仍越
壑苦辛不可言天遣雷煥兒佩之大澤瀆鏗然一
躍同駿奔駭浪驚濤白晝昏始知神物自有耦于
秋萬歲肯離羣

粹讀之曰清才麗句無婦人女子萎蒸之氣宛然李
青蓮之韻度也是豈尋常庸碌者之妃哉俄而閩中
大疫蓬萊所議林生竟歿賈夫婦知粹未婚乃遣人
報守愚求終好守愚欣躍從之六禮既備親迎有期
花燭之夕粹與蓬萊相見不啻若仙降也因各賦詩
一首以志喜時至正十九年己亥二月八日也粹詩

曰

海棠開處燕來時折得東風第一枝鴛枕且酬交
頸願魚箋莫賦斷腸詞桃花染帕春先透柳葉蛾
黃畫未遲不用同心雙結帶新人元是舊相知

蓬萊詩曰

與君相見卽相憐，有分終須到底圓。舊女壻爲新
女壻，惡因緣化好因緣。秋波淺淺，銀燈下春筍纖
纖。玉鏡前天遣赤繩，先繫足從今喚作並頭蓮。
蓬萊自入上官之門，孝事舅姑，恭順夫子，一家內外
罔不稱賢。暇則與粹唱和詩詞，娛情琴畫，平生所作
編成一集，粹題之曰絮雪藁，且爲序於首簡。詩與序
多不錄，姑載一二以傳好事者。

閨怨

露顆珠團團，冰肌玉釧寒。杏梁棲隻燕，菱鏡掩孤
鸞。殘樹枯黃遍，圓荷濕翠乾。綉奩生色畫，窻下帶
愁看。

白苧詞二首

茜裙紫袖映猩紅，飛絮輕颺。桃花風緩，歌白苧，捧
玉鍾。嬌音芳韻繞簾籠，梁塵飛墮。雲凝空，秋波回
目，蛾掃黛，餘聲悠揚。歇還在歌歌當聽，杯當再綠。
鬢朱顏能久待，響如蒼玉。觸鳴璣，躡躡錦袖，紅地衣，迴風激雪當
世稀。翻身按節疾如飛，香塵濛濛。髮委墜，玳筵夜

靜紗燈晦蛟綃濕透臙脂淚

春曉曲

芳池水影薄曲鑑鳥聲嬌鸞鏡紅綿冷蛾眉翠黛
銷冶容舒嫩萼幽思結柔條纖指収花露輕將雪
粉調

秋夜曲

幽蘭露華重羅幌涼風動冰匣掩香紈繡衾誰與
共螢影度踈簾獸爐寒寒煙銀缸芳燄滅自脫翠
花鈿

詠蝶

薄翅凝香粉新衣染媚黃風流誰得似兩兩宿花
房

謝大姊惠鞋

蓮瓣娟娟遠寄將綉羅猶帶指尖香官鸞着上無
行處獨立花陰看鴈行

詠並蒂荔枝

植物生聯蒂應知造化成深閨憔悴質見爾重含
情

園中詠菜

滿圃綠纖纖芳苗雨後天惟應窮措大咬得寸根
憇

粹時才名籍甚當道有欲薦之者蓬萊苦口止之曰
今風塵道梗望都下如在天上君豈可舍父母之養
而遠赴功名之途乎獨不見王仲孺妻之言曰令孤
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哉粹然之亦無意於出乃以
親老辭次年治中物故又明年爲至正壬寅閩城爲
盜所據城中大姓多避匿山谷粹亦挈家遁盜縱跡
得之盡戕其一門留蓬萊一人不殺將以爲妻蓬萊
知不免給盜曰我一家盡歿無所於歸將軍縱舍我
我亦何以爲生乎願事將軍終身乞埋其故夫然後
相從未晚也盜喜從之同至屍所拔佩刀爲掘一坑
掘訖植刀於地坐於傍曰吾倦矣吾倦矣目蓬萊使
取刀抄土掩之蓬萊卽舉刀自刎曰歿作一處無恨
也盜遽起奪刀已絕咽矣盜怒曰汝歿則歿我定不
教汝歿作一處遂埋蓬萊二十步外使兩塚相望其
年燕只普化爲福建行省平章乃集諸縣民兵克城

民方復業又數年有同避寇者始備說蓬萊事平章
遣人視之將以禮改葬至則兩墓之上各生一樹相
向枝連柯抱糾結不可解使者歸報平章親往視之
果不謬乃不敢發但加修葺仍設奠祭焉人呼爲連
理塚樹聞人至今稱之不絕

田洙遇薛濤聯句記

五羊田洙字孟沂洪武十七年甲子四月隨父百祿
赴蜀成都教官洙清雅有標致書畫琴棋靡所不曉
諸生日與嬉遊愛之過於同氣凡遠近名山勝境吟
賞殆遍嘗曰吾平生懶事聲利但長得好處登臨足
矣明年秋百祿將遣回洙母不忍舍乃曰兒來未久
柰何使去且官清羶冷路費艱難公宜再思百祿乃
謀於諸生之親厚者使開館於人家一則自可讀書
進學一則藉俸金爲歸計諸生深幸洙留遂薦於附
郭大姓張氏次歲丙寅正月十八日設帳庠序朋好
羣送以往張大喜開宴待爲上賓且謂百祿曰令嗣
晚間免回可令就宿舍下百祿許之至二月花晨洙
解齋歸省偶經一所境甚幽偏山下皆桃樹花方盛



黄一林



開洙愛之少立徘徊忽見桃林中一美人延竚花下
洙不敢顧而去爾後經從美人必在門首一日洙過
偶遺所得俸金美人命婢拾以還洙洙感激明日詣
謝至門下鬟入報曰前遺金郎來矣請入內廳美人
出相見笑問曰君非張運使宅西賓乎洙曰然且謝
還金事美人曰張氏一家親戚彼西賓即吾西賓奚
謝爲洙起揖曰敢問夫人名聞爲誰與敝東何親美
人曰此爲平姓成都故族也妾文孝坊薛氏女嫁平
幼子康不幸早卒妾獨孀居坐久茶至再洙辭出美
人留之曰今夕且宿寒舍若盛東知君至此而妾不
能爲一欸曲惶愧殊甚即陳酒饌設二席與洙耦坐
坐中勸酌極至語雜諧謔洙以其張氏姻婭不敢少
縱美人曰聞君倜儻俊才雅能賦詠何至作儒生酸
乎妾雖不敏亦頗解吟事今旣遇賞音而高山流水
何惜一奏因盡出其家所藏唐賢遺墨示洙其中元
稹杜牧高駢詩詞手翰尤多皆真跡炳然如新洙玩
之不忍釋手美人麾婢徹去舊俎別出佳釵中多異
味不能識取玻璃杯酌洙洙口占一詩曰

路入桃源小洞天亂紅飛處遇嬋娟襄王誤作高唐夢不是陽臺雲雨仙

美人曰佳則佳矣然短章寂寞不足以盡興用落花為題共聯一首如何洙曰謹如教美人倡曰

韶豔應難挽 芳華信易凋 綴堦紅尚媚

委地白仍嬌 墜速如辭樹 飛遲似戀條

蘇鋪新蹙綉 草疊巧裁綃 麗質愁先殞

香魂痛莫招 燕銜歸故壘 蝶逐過危橋

粘帙將啼露 衝簾乍起颺 遇晴猶有態

經雨倍無聊 蜂趁低燕絮 魚吞細雜藻

輕盈珠履踐 零亂翠鈿飄 鳥過生愁觸

兒嬉最怕搥 褪萸浮雨澗 殘葢漾風潮

積逕教童掃 沿流倩水漂 媚人沾錦瑟

淪茗入詩瓢 玉貌樓前墜 水容夢裏消

芳園曾藉坐 長路或追鑣 羅扇姬成瓣

筠籬僕護苗 折來隨手盡 帶處近鬟焦

泥沈猶悽慘 甕空更寂寥 葉濃陰自厚

蒂密子偏饒 豈必分茵溷 寧思上研硝

香餘何吝竊洙珮解不煩邀薛治態宜宮額洙

痴情妬舞腰薛粧臺休浪拂洙留伴可憐宵薛

聯成美人出小箋寫之寫訖夜已一鼓延入寢室自

薦枕席魚水歡情極其纏綰枕邊切切叮嚀洙曰慎

勿輕言若賢東知之彼此名節喪盡矣次日以卧御

玉鎮紙一枚贈洙送至門外曰無事再來勿效薄倖

也洙遂給館東曰老母相念之深必令歸家宿歇不

敢留此館東信之洙由是常宿美人所踰半年人莫

知者惟賞花玩月舉白弄琴曲盡人間之樂一夕與

洙論詩曰唐人喜作回文近時罕見洙曰惟夫人柔

情幽思談笑為之若予荒鈍無復惜辭美人笑曰請

試命題以求教益洙遽曰四時詞也美人即賦詩曰

花朵幾枝柔傍吻 柳絲千縷細搖風

霞明半嶺西斜日 月上孤村一樹松

右春

涼回翠簾冰人冷 齒沁清泉夏井寒

香篆裊風青縷縷 紙牕明月白團團

右夏

蘆雪覆汀秋水白
孤燈客夢驚空館

柳風凋樹晚山蒼
獨鴈征書寄遠鄉

右秋

天凍雨寒朝閉戶
鮮紅炭火圍爐煖

雪飛風冷夜關城
淺碧茶甌注茗清

右冬

讀與洙聽洙歎其敏妙將濡毫屬和美人曰正所謂
木桃瓊瑤敢望報乎洙荅曰真白雪陽春難為和耳
亦賡四韻曰

芳樹吐花紅過雨

入簾飛絮白驚風

黃添曉色青舒柳

粉落晴香雪覆松

右春

瓜浮甕水涼消暑

藕疊盤冰翠嚼寒

斜石近堦穿荀密

小池舒葉出荷團

右夏

殘日絢紅霜葉赤

薄煙籠樹晚林蒼

鸞書寄恨羞封淚

蝶夢驚愁怕念鄉

右秋

風捲雪蓬寒罷釣

月輝霜拆冷敲城

濃香酒泛霞杯滿

淡影梅橫紙帳清

右冬

美人且讀且笑曰絕好妙詞但兩韻俱和則善矣洙曰君子不欲多上人輸一籌耳洙因曰蜀中山水奇勝自昔以來多產佳麗若昭君文君薛濤輩以夫人方之迨亦有優劣乎美人曰昭君遠嫁胡沙卓氏當壚可耻貌美命薄俱受苦辛使子遇薛濤亦不啻於今日也由是言之固爲優矣洙曰濤妓女何敢上擬

夫人但其才貌亦可謂難得者余嘗讀秦再思紀異錄云高千里鎮蜀嘗開宴改一字令曰口有似没量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高曰奈何一條曲濤曰相公尚使没量斗窮酒佐三條椽有一條曲又何足怪婦人敏瞻誠未易比美人曰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此之類特戲笑之語耳若其水國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蒼蒼誰云萬里自今夕離恨杳如寒塞長之作可以伯仲杜牧而尤善製小箋至今蜀人號薛濤箋而子以妓女薄之非知濤者也酒罷就枕洙

魄以入珠耳璫一付美人謝曰謹當佩服猶君子之
 嘗在耳邊也又踰時沫母病遂輟講歸侍湯藥如此
 三月餘方愈美人訝其父不來恐有他遇乃作懊惱曲
 怨之會沫母疾愈復入齋是夕即造平氏美人迎謂
 曰何久別耶沫以實告美人曰三月不違人今違人
 三月矣沫戲之曰三月不知肉味知肉味在今夕矣
 談謔間出前曲示曲沫曰

黑鉛鑄劍難為鋒

碧芰製衣寧禦風

歎漆阿膠忽紛解

清塵濁水何由逢

又

請看綠草南園蝶
 鴛鴦頭白不相離

並宿花房花亦悅
 那學秋胡便長別

又

東隣美女弄玉梭
 雨意雲情肯輕許

雪縷鳳機成素羅
 縱然折齒將如何

又

深深永巷閒風月
 血點年深久尚紅

錦帳蘭缸淚如血
 至今洒在同心結

洙愛其才色眷戀愈深美人亦重洙文采傾竭不吝
 謂洙曰向時聯句未盡高情今夕當輕彈慢舞淺酌
 微吟再成一首庶見吾二人勅敵也乃以睡鴨爐焚
 香紅蚪脯薦酒鈎簾望月並坐前楹洙曰昔韓昌黎
 與孟郊城南聯句鬪雞石鼎秋雨等作宏詞險韻膾
 炙人口今茲之賦宜命作月夜聯句以五十韻為率
 夫人然之否乎美人曰吾意也洙乃請美人先賦曰
 庭月如鋪練薛池星似撒碁洙天空河影澹薛
 節換斗柄移洙梨棗低垂樹薛藤羅密蔓離洙

草紛螢火亂薛 榦偃鳥棲欹洙 怪石形疑魅薛
 芳花色似姬洙 髻盆涼沁水薛 紈扇靜搖颺洙
 雙陸收散局薛 琵琶上練絲洙 砌蛩音遠近薛
 簷馬響參差洙 銀作彈箏甲薛 鼉為冒鼓皮洙
 秋筠斜織篔薛 暑帳薄裁絺洙 宿燕棲還起薛
 驚禽下復疑洙 地幽塵閨寂薛 城遠漏透迤洙
 窈窕來紅拂薛 雍容識紫芝洙 緣深天作合薛
 誓重鬼難欺洙 幸已逢良夕薛 難哉遇少時洙
 慙慙酬契闊薛 傾倒極淋漓洙 蓮石瑤琴軫薛

荷筒碧酒卮洙 鱠呼能婢斫薛 瓶喚小鬟持洙

殼破開螃蟹薛 蜃腥啖蛤蜊洙 菱煩織手剝薛

肉拔利刀披洙 令急航行速薛 謳清曲度遲洙

勸酬兼爾汝薛 講論雜呼而洙 冷脆嘗瓜果薛

鹹酸啜醢醢洙 艷杯浮琥珀薛 異器捧玻璃洙

熊掌停象筋薛 酥湯進密脾洙 渴來便茗好薛

酣後快水宜洙 妙句聯將就薛 狂心坐已馳洙

歌筵渾可罷薛 臥具早教施洙 不用尋桃葉薛

那須聽竹枝洙 媚人鶯語滑薛 惱醉蝶情痴洙

咳處珠凝唾薛 顰時黛蹙眉洙 釵斜金溜鬢薛

釧冷粟生肌洙 小小真能詭薛 矜矜最解詩洙

風流雲雨夢薛 宛轉艷陽詞洙 步緩腰肢袅薛

鬢低卑語私洙 夜香防竊聽薛 午浴避潛窺洙

綉履含羞脫薛 銀燈帶笑吹洙 素羅床畔解薛

粉汗枕前滋洙 暖玉綃籠笋薛 春葱指路錐洙

雲偏鬆綠髮薛 浪颭動青幃洙 狎能堪歸盡薛

嬌顏可療饑洙 襪塵新舞浣薛 鬢賦宿油脂洙

荀鶴高文譽薛 崔鶯絕世姿洙 未誇蓮蒂好薛

只羨並頭竒洙何處空題葉薛誰家謾結襦洙

漆膠當自固薛衽席只余知洙慎勿萌嫌隙薛

毋令惜別離洙芝蘭同臭味薛松柏共衿期洙

永奉閨房樂薛長陪楮墨喜洙太山如作礪薛

此志莫教虧洙

或日洙館東偶過泮宮因勸百祿曰令嗣每日一歸不勝匍匐俾之仍宿寒舍豈不更益百祿曰從開館之後一向只寓公家前者因其母病暫輟一季爾後並不曾回何言之謬也張大駭不敢盡其辭而出是

晚洙果告歸張潛使人視其所往及半途不復覓矣走報張急遣人入城問百祿無有也意其少年放逸必宿花柳然思此處又無妓館大以為怪次日洙來張問曰昨宵宿於何處曰家間耳張曰非也某已令人縱迹先生莫測所詣學中亦不見洙誑曰因過一朋友處談話良久抵家暮矣張知其詐呼追洙僕使面證之洙叱曰汝到吾家隨卽出城比吾歸汝已去矣何得妄言僕曰我昨夜宿先生家今日早飯罷方回老廣文亦甚驚訝要自來相尋洙窘甚顏色陡變

張曰先生如有私眷當以實告勿隱也洙弗能諱乃具道本末且愧謝曰此令親見留非賤子輒敢無禮張曰吾家何嘗有親戚在此無諸姊妹亦無事乎姓者必崇也今當自愛不宜復往洙唯唯抵暮私詣美人道此意比至美人已知曰郎勿怨蓋冥數盡於此也與洙痛飲且叙歡情戒曉美人說洙曰從此永別後會難期無以將意乃出灑墨玉筆管一枝爲贖云此唐物也郎慎藏之遂飲汨而別張料洙是夕必再去自出覘之果不在館因入謂其妻曰西賓此事

不可不使其父母知之乃以洙所爲脩告百祿百祿大怒呼歸杖之洙遂吐實且出所得玉鎮紙玉筆管及聯句諸詩百祿取視管上刻渤海高氏文房清玩乃謂張曰物既稀奇詩又俊逸必非尋常怪也呼洙同往窮之將近遙指曰在此至則迥非前景屋宇俱無但水碧山青桃株依舊張謂百祿曰是矣此地相傳唐妓薛濤所莖後人因鄭谷蜀中詩有小桃花繞薛濤墳之句遂種桃百株爲春遊賞之所賢郎佳遇必濤也且所謂嫁平幼子康者乃平康巷也文孝坊

者城中亦無此額而文與孝合爲教字謂教坊也教坊唐妓女所居濤爲蜀樂妓故居教坊也非濤而誰哉況管上字刻高氏清玩則唐西川節度使高駢千里所貯當駢鎮蜀濤於諸妓中最蒙寵侍筆與鎮紙皆駢賜也無所藏諸帖又駢與元丞相杜紫微最多蓋元與杜嘗有詩贈之卽錦江膩滑峨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是也其爲濤之靈無疑而物出於駢者審矣無庸深究百祿甚以爲然然恐其終爲所惑急遣還廣中寶藏數物常以示人後二年沫亦入學爲生

員中洪武甲戌進士授山東曹縣知縣竟亦無他焉

青城舞劍錄

至正間有道士真本無文固虛不知何許人客威順王門下通劍術曉兵深於智畧號文武才王雖畜之未始竒也惟樊口衛君美重之一日王遊別苑召二人侍因從容諷曰方今天下太平日久極盛而豐在大王觀之固以爲高枕肆志之日惟聲色狗馬是務焉知其他在愚輩觀之蓋有甚不然者官裏老而昏竒氏寵而橫哈麻雪七之徒又以演樸兒法蠱惑君



餘話

卷二

二十一

心賄賂公行是非顛倒天變於上而不悟民困於下
 而不知武備弗脩朝政廢弛小人恣肆君子伏藏始
 猶一髮之引千鈞禍在旦夕甚可畏也蘇老所謂有
 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大王朝廷懿親江漢藩
 屏宜求賢納士選將練兵節用儲財陰為之備萬一風
 塵草動寰宇土崩即便指麾義旅率先赴難上以紓
 君父之急下以盡臣子之心克復神州光膺舊物然
 後奉身而退口不言功懇請歸蘇世守南紀使執筆
 之臣書為大元宗英秘在金匱垂之萬年豈不難哉

豈不盛哉王怪之曰爾非病風狂痴耶何言之不倫
 如是吾將執爾送縣官矣二人嘿然而退計曰腐骨
 於肉魂亡神耗者尚可教以有為哉盍求豪傑者而
 佐之豎子不足謀矣不去禍且至於是題詩於黃鶴
 樓而遁之本無詩曰

平生智畧滿胸中

劍拂秋霜氣吐虹

耻掉蘇秦三寸舌

要將事業佐英雄

固虛成詩二首曰

膽氣堂上七尺軀

壯心肯作腐儒迂

橋邊黃石徒爲爾

自有龍韜一卷書

又

芙蓉出匣照寒鉞

上帶仇家血影光

前席早知無用處

錯將豪傑待君王

王知而求之隱矣未幾亂作悉如所言至正乙未倪文俊陷沔陽威順之子報恩奴與湖南元帥阿思藍水陸並進討之至漢川水淺膠舟文俊用火後燒船報恩奴遇害思之百計覓二人不能得陳友諒聞其往來光黃間具書禮請之不至翩然入蜀旣而明玉

珍據四川素聞二人名物色不可得迨天朝旣平群寇四海一家君羨兄君彥爲西充縣丞君羨往省候之回途舟敗同船之人盡塗魚腹獨君羨負得一板浪滾及岸因而不死然行李盡纏一時俱盡偶腰間碎銀數星在急投近岸民家覓大燎衣買食充腹躑躅徬徨計無所出民家翁視其辭貌知非常人頗善待之留數日因出縱步忽二道士前揖曰衛君一寒如此哉視之直文二故人也告以困苦之狀曰無憂也挾往歸家則青城山也高墻華屋深院幽房蒼頭

數人列侍左右俎豆備水陸之珍歌舞極聲容之盛與君美話舊歡若平生因詢其亂中出處二人曰自辭黃鶴卽入黃牛久隱青城忽逢青眼其爲喜尉迨不可言所惜壯心凋落一事無成頻仰乾坤飄搖萍梗索居閑處有愧故人乃與痛飲七酣氣豪論議七起本無曰天下之事在乎知機七者事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子思子曰君子知微皆謂是也古今以來豪傑之士不少其知幾者幾何人哉吾於漢得張子房

焉子房事載史冊不必贅論盍相與論其幾乎夫漢祖之臣莫踰三傑而子房又三傑之傑者也項羽傑於高祖而爲高祖所滅子房之謀也是子房非特三傑之傑并傑於高祖項羽矣且高祖爲是三傑之目者思之之萌也子房知之蕭何韓信不知也故卒受下獄之辱夷族之禍子房晏然無恙夫禍不在於禍之日而在於目三傑之時天下未定子房出奇無窮天下既定子房退而如愚受封擇小縣偶語不先發其知幾爲何如哉誠所謂大丈夫也矣固虛曰吾於

宋得一人焉曰陳圖南五代之亂古所未有不有英雄起而定之則亂何時而已乎圖南窺見其幾有志大事往來關洛豈是浪遊及聞趙祖登基墜驢大笑故有屬豬人已着黃袍之句就已字觀之蓋可見矣既而拂袖歸山白雲高臥野花啼鳥春色一般遠引高騰不見痕迹所謂寓大巧於至拙藏大智於極愚天下後世知其爲神仙而已矣知其爲隱者而已矣孰得而窺其突奧方之子房有過無不及人亦有言英雄回首卽神仙豈不信欬君美曰二公鍊質名山塵埃富貴向聞高論猶似未能忘情者豈不爲修行之累乎二人大笑曰衛君平日議論如此之高今之識趣何如此之下夫循行數墨拈筆呻吟儒之主直熊經鳥伸導引服氣仙之糟粕吾之所謂修行者豈在是哉因引君美周視其家錦綺充盈金玉山積各有美人掌之最後至一山岩中有髑髏百枚二人指曰此世間不義人也余得而誅之君美爲之辟舌舌久不能收明日大設宴君美首席兩美人捧牙盤盛明珠十黃金百兩爲壽君美不敢却但唯唯謝於是劇

飲大醉本無賦詩曰

蓋世英雄蓋世才

關河百戰起塵埃

天下黃金謾築臺

壯志已成終古恨

遼東白鶴空留語

殘編付與後人哀

東風萬斛曹瞞艦

盡化周郎一炬灰

固虛續吟曰

豪傑消磨歎五陵

髮衝烏帽氣填膺

眼前不是無英俊

身後何須論廢興

當道有蛇魂已斷

渡江無馬識難憑

可憐一片中原地

虎嘯龍吟幾戰爭

其詩大抵類此則其人可想矣君美知所吟不能出

其右乃製喜遷鶯一闕執杯酬謝於二公自歌以侑

焉詞曰

乾坤如昨歎往事凄凉長才蕭索景物都非人民

俱換非是舊時城郭世事恰如碁子當局方知難

着勝與敗似一場春夢何須驚愕寥落相見處

萍水異鄉爛熳清宵酌說到英雄身同夢澁盡劒

鋒蓮鏑看破浮雲變態休問誰強誰弱堪嘆惜這

一 番歸去似遼東鶴

明日來歸二人曰唐有紅線今有碧線當令送君也
至則一好女子其年可十七八負竹箱隨真文同送
君美青城道上顧謂日後會難期請為起舞碧線開
箱取白丸四大如雞卵乃雌雄劍也二人引而伸之
飛躍上下須臾天地晦冥風雲慘淡惟於塵埃中見
電光翕歛交繞互纏君美股戰行不成步回望其居
皆陟壁窮崖殊無有路君美乃氣不得出目不得合
常若升在其頸心膽俱落舞罷失二人所在獨碧線
旁立君美倒皮囊中酒共飲伺夜握君美手東南而
逝將三更抵家但見金珠在榻碧線已去久矣竟不
知其何術也洪武二十年君美有婚單公鉉為庫官
嘗為人道婦翁事亦與此脗合焉

秋夜訪琵琶亭記

洪武初吳江沈韶年弱冠美姿容詩學薩天錫字學邊
伯京皆為時輩所稱許嘗和天錫過嘉興詩韻題吳
中二首云

七澤三江通甫里

楊柳芙蓉映湖水



餘評

卷二

二十九

閭門過去過盤門

半捲珠簾畫樓裏

麝蕪生遍鴛鴦沙

東風落盡棠梨花

館娃香逕走麋鹿

清夜鬼燈籠絳紗

三高祠下東流續

真娘墓上風吹竹

西施去後屨廊傾

歲七春深燒痕綠

和東南形勝繁華裏

舞臺歌榭臨甌沙

粉墻半出櫻桃花

採香蝴蝶飛不去

撲落輕盈團扇紗

吳歌子夜憑誰續

柳陰吹散柯亭竹

范蠡扁舟去不回

惟有春波照人綠

他詩皆類此然以家富不欲仕人知其然復利其賄
 或欲舉為孝廉或欲保為生員旁午紛紜殊無寧日
 韶雖不吝於財實厭其撓乃謀於妻兄張氏曰如之
 何其可張曰惟有遠遊差可避耳韶然其計乃拉中
 表陳生梁生乘舸峩巨編載萬億重貲遨遊襄漢間
 次于九江府爰匡廬之秀覽彭蠡之清留連郡郭吊
 古尋幽眾稍譏之韶不恤也因歎曰吾儕幸家富年
 少粗知文墨茲行蓋避人耳豈能效王戎輩執牙籌

屑屑計刀錐之利哉遊益數偶秋雨新霽水天一色
韶偕梁陳二生同訪琵琶亭吟白司馬蘆花楓葉之
篇想京城女銀瓶鐵騎之韻引睇四望徘徊久之于
時月明風細人靜更深方取酒共酌聞月下彷彿有
歌聲乍遠乍近或高或低二人相顧錯愕梁生戲曰
得非商婦解事乎韶曰爾時樂天尚須千呼萬喚今
日豈得容易呈身哉陳生曰老大蛾眉琵琶哀怨縱
使尊前輕籠慢撚適足以增天涯淪落之感豈能醉
而成歡耶韶曰且靜聽之良久而寂酒罷回船竟莫
知其何故獨韶迭宥好事多情晝日往究其實躊躇
之間了無所見興闔躰倦方欲言還忽竒香馥郁縹
緲而來韶異之延佇以俟茶頃一麗人宮粧豔飾貌
類天仙二小姬前導一持黃金鼎爐一抱紫羅綉褥
冉冉登階意必貴家宅眷臨賞于此隱壁後避之小
姬鋪褥庭心麗人席地而坐顧姬曰何得有生人氣
無乃昨夕狂客在是乎韶懼其使人搜索超出拜見
且謝唐突麗人曰朝代不同又無名分何唐突之有
但諸郎夜來談笑以長安娼女浮梁商婦見目無亦

太過乎韶倉卒莫知所對麗人呼使同茵辭讓再四
固命之乃就席因問其姓氏麗人曰欲陳本末惧駭
君聽然吾非禍於人者幸勿見訝妾偽漢陳主婕妤
鄭婉娥也年二十而歿殯于亭近二侍兒一名鈿蟬
一名金鴈亦當時之殉葬者韶素有膽氣兼重風情
不以爲怪也麗人曰妾沉鬱獨居無以適意每於此吟
弄聊遣幽懷詎意昨宵爲諸郎所據敗興浩歌而返
今幸對此良宵復遇佳客足以償矣使鈿蟬歸取酒
斝飲於亭上自歌其詞曰郎憶之乎卽昨日所謳之

念奴嬌也詞曰

離離禾黍嘆江山似舊英雄塵土石馬銅駝荆棘
裏閔遍幾番寒暑劍戟灰飛旌旗鳥散底處尋樓
鴈暗鳴叱咤只今猶說西楚 憔悴玉帳虞兮燈
前掩面淚交飛紅雨鳳輦羊車行不返九曲愁腸
謾若梅瓣凝粧楊花翻曲回首城章終古翠螺青
黛絳仙慵畫眉嬾

歌竟勸韶盡飲數杯後韶豪態逸發議論風生與麗
人談元末群雄起滅事歷歷如目覩且詢陳主行事

之詳麗人曰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此非妾所敢
知也詔曰余請遂言其爲人煦煦而少英斷質質然
而昧幾微委任臣僚非才者衆如陳平章姚平章皆
斗筲小人而使之秉鈞軸握兵符詹同文魏杞山乃
金玉佳士而使之在散地處閑官武并則縱情酒色
文吏則惟事空言城門狹而弗能容輦爰作飛橋九
江陋而銳於建都猶餘故址如此之類可笑甚多况
復潛弑壽輝顯居厥位改元建號弟兄井底之子陽
狹量淺謀奴僕江南之李景而猶奮攘螳臂拒抗鷹
揚豕殪蛇殂大將已殲於湖水鯨誅鯢戮幼身旋斃
於箭鋒一敗天亡六軍星散若其密籌帷幄弘濟艱
難者特五大王一人而已嗚呼當群雄鼎沸之秋居
草昧風塵之日而謀臣智將拂士才官屢屢若此烏
得而不敗亡哉麗人凄然泣數行下泣已收淚曰且
談風月不必深言徒令人懷抱作惡耳因口占一詩
曰

鳳雛龍舟事已空

銀屏金屋夢魂中

黃蘆晚日空殘壘

碧草寒煙鎖故宮

隧道魚燈油欲盡

粧臺鸞鏡匣長封

憑君莫話興亡事

淚濕胭脂損舊容

誦而索和韶卽依韻賡以酬之曰

結綺臨春萬戶空

幾番揮淚夕陽中

唐環不見新留襖

漢燕猶餘舊守宮

別苑秋深黃葉墜

寢園春盡碧苔封

自慚不是牛僧孺

也向雲堦拜玉容

麗人惜惜曰可謂知音於是伏席暢飲共宿于亭相與講歡一如人世少焉天上烏啼城頭鼓歇兩人扶

携而起曰今夕當歸舍中謀爲久計不宜風眠露宿貽俗子輩嗤笑韶領之亟返逆旅則陳梁二生繫候開舟乃給曰昨得家書促回甚急必有他故來不得同行矣二兄先往沿途見候小弟暫爾一歸隨當趕上幸爲預鱸縮項之鱸多買團臍之蟹二兩月間當同賞習家之池共尋羊公之刻倒接羅歌大堤度幾斯遊亦一時之快也二生信之執手而別韶是晚再去金鴈已先在矣遂導過亭北竹陰中半里餘見朱門素壁燈燭交輝纔及重堂麗人迎笑出紫玉杯飲韶曰

此吾主所御今以勸郎意亦不薄矣留宿月餘不啻膠漆一夕麗人語韶曰妾死時偽漢方盛主寵復深故玉匣珠襦殯送極一時之富貴幽宮神道墳堂備一品之威儀是致五躰依然三魂不昧向者廬君愛女南極夫人偶此嬉遊授妾以太陰鍊形之術爲之既久不異生人夜出晝藏逍遙自在君宜就市求青羊乳半杯勤勤滴妾目中乳盡眼開白日可起韶如言求得以潤其兩背屈指三旬歛然能步或同携素手遊衍隨中或並倚香肩笑歌亭上與韶論舊事曰

未及十二三年便成陳迹吾主一日讀天寶遺事而喜之故春秋宮中設宴令妾輩兢簪奇花親放一蝶蝶聞花馥飛着釵端所止之人是夕得召謂之蝶幸且謂妾等曰昔唐明皇屢爲此戲楊妃專寵不復舉行朕則不然罔分厚薄汝輩亦宜知均一之恩致警戒之道衆皆叩首謝又曰主嘗得元進士沔陽知府劉闡待以殊禮萬幾之暇引入便殿從容顧問曰聞卿爲太常博士甚有聲名果爾乎闡對曰臣爲禮官值至正三年冬十月戊戌將祀南郊告祭太廟至寧

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臣進曰寧宗雖弟然
 為帝時陛下為臣春秋時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
 公先為兄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從之
 吾主又詔之曰卿仕中朝未嘗顯要而文章孝問自
 不容掩其以事元者專我不患不至大官聞頓首謝
 主又曰卿與李黼同榜黼不死我當大用之然黼自
 為主幸獨得卿善為詩近有作否聞對曰臣不能死
 義有愧於黼嘗以杜甫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為
 韻賦十詩見志今皆忘之止記其一耳詩為陛下誦
 之因跪陳之曰

世運厄陽九 干戈禍生民 陵谷有高卑

一朝易具陳 間關中郎將 慷慨遠與巡

志同事不異 非有屈與伸 堂堂李江州

求仁而得仁 清風已草豢 而我猶為人

既退主顧近侍曰其辭慚矣由是陋其為人無復進
 用之意斯人者正朱文公所謂文人無行以妾觀之
 不特窺碧之王維欠歎之范質為可罪哉詔聞其論
 心甚服焉其所言多當時宮掖間事多不悉記奈何

韶迷戀情深鄉關念淺春來秋去四載于茲雖比目
並游之鱗戢翼雙棲之羽未足以喻其綢繆婉戀也
是年冬初麗人無故忽潛然淚下悲不自勝怪而問
之初則隱忍弗言繼則舉聲大慟韶慰解萬方乃一
啓齒曰與郎冝契盡在來朝故不覺悲傷至此耳韶
聞之悽惶感愴欲自縊於隧間麗人不可曰郎陽壽
未終妾陰質未化儻更沉溺世緣致君非命冝司必
加重譴彼此牽纏何時是了兼之定數舉莫能逃縱
曰舍生亦爲徒死韶乃止金鴈鈿蟬輩亦依依不忍
捨或設飲食與韶送程旣曉麗人奉赤金條脫一雙
明珠步搖一對付生曰表誠寓意觀物思人再會無
期願郎珍重親送至大門之外掩袂障面而還韶猶
悲不自已殘淚滿眶顧盼之間失其所在乃重尋原
店安下妝拾歸吳越數日梁生至自襄陽陳生客死
房縣方咎韶負約韶密以告弗信也出條脫步搖示
之乃驚曰此非塵土間物竒寶也誠子之遇仙矣韶
叮嚀諄切使勿輕言故人無知者同舟歸家及門則
妻死久矣乃以條脫一枚投回回肆中賣之得錢萬

錠於虎丘靜處建壇請道士鶴林周玄初設靈寶鍊
度三晝夜薦妻止齋之夕同道士行朝皆退親寫心
詞一封潛於香爐焚之以資麗人冥福醮罷玄初夢
二婦人一姓張一姓鄭從二小姬來謝曰妾輩俱承
善果已授龜臺金母侍宸矣言訖駕祥雲向西而去
翌日玄初詰詔曰君昨所薦只主閻張氏又何有鄭
氏等三人焉詔心知爲麗人鈿鴈祥爲不辭曰吾夢
亦如之然不知彼三人誰也卒不以告知此事者惟
梁生一人故生有琵琶佳遇詩并附于此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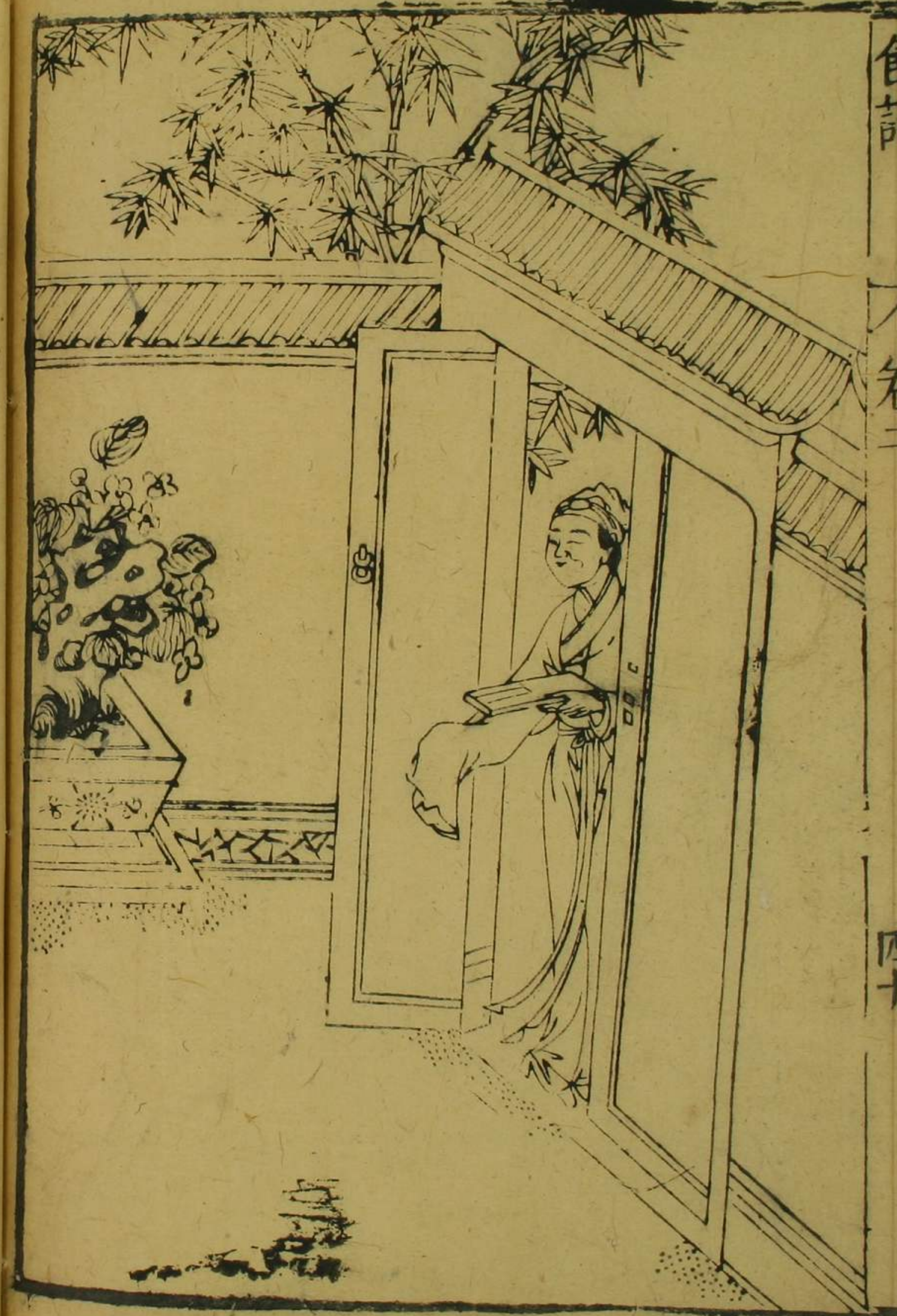
憶昔少年日加冠禮初成春衣紫羅帶白馬紅樊
纓吳中自昔稱繁華迴還十里皆荷花窺紅問綠
謝遊冶與余共泛星河槎星河留連湓浦邊空亭
醉訪琵琶絃銀篴擊節不堪問錦襪生塵殊可憐
廬山月上猶未去娉婷玉貌湖邊遇追隨鈿鴈雙
嬌嬈直入金屏最深處春風東來綻牡丹洞房香霧
滃椒蘭含情憤作雲雨夢鴛枕生愁清夜闌前朝
佳麗誇環燕圖出千人萬人羨太真顏色趙肌膚
繡帳懸燈幾回見情緣忽斷兩分飛歸來如夢還

如癡縹囊留得黃金贈淒涼忍看徒傷悲徒傷悲
難再得當初若恨有分離此生何用途傾國

韶從此不復再娶投禮玄初爲師授五雷斬勘之法
往來兩浙間驅邪治病禱雨祈晴多有應驗後失所
在近時有人於終南及嵩山諸處見之疑其得道云

鸞鸞傳

趙鸞鸞字文鵠東平趙舉女也幼時家人以香屑雜
飯食中啖之長而躰香故又名香兒有才貌喜文詞
猶精於剪製刺繡之事又欲以嫁近隣之才于柳穎
而鸞亦深願事焉許而未聘會穎家坐事日就零替
鸞毋悔之以適繆氏繆雖富室而子弟村朴目不知
書鸞旣嫁而鬱鬱不得志凡佳辰令節異卉奇葩輒
對之掩鏡悲吟閉門愁坐景之接於目事之感於心
一寓於詩積而成帙名曰破琴藁旣三月而繆生死
鸞回父母家次年冬穎亦喪耦乃遣人復伸前約而
求娶之舉夫婦弗許穎必欲成其姻蓋聞鸞之賢而
悅鸞之貌也乃賤得穿珠匠婦王媽媽者出入趙氏
甚熟且言聽計從重賄媽媽求勸親焉兼使私問於



鸞微觀其意媽媽許諾往趙氏說之曰老身久懷一事屢欲奉告於君以多故未暇今適其時不容更緩未審公夫婦尊意若何舉曰何事媽媽曰賢女孀居服將闋矣薄聞柳氏復舉前盟公堅執不從不知成笑何向且始先開口出自名門因其家爲事貧窘遂負初意兩下各自締姻固已絕望矣誰想今愛喪夫穎亦喪婦迨出前定似非偶然况穎學問文才視昔繆生百倍不可同年而語鸞驚心事諒必無嫌更其家溫裕大勝曩時如穎少年豈終困者有婚若此何

忍棄乎舉聞語慨然而從媽媽復密勸於鸞曰穎之慕爾若大旱之望雲霓今尊君旣許好事卽諧然旣遇知音爾不可無一語以荅其深意第恐他日相從悔之遲矣鸞甚然之而難於啓口乃作書付媽媽曰妾本良家幼承慈訓調鉛傅粉深處中閨執泉治絲謹循內則惟知紉針而補綴未解舉案以齋眉天與榮華親憐巧慧冰爲神而玉爲骨螭如領而手如莢正及芳年遴選佳婿詎期薄命竟配下流遂爾辜其出衆之才屈其傾城之貌歛茲怨悔寓

厥詩詞對月白之宵遇清風之旦強與語強與笑
鸞伴山雞觸於目觸於心鵝隨野鶩孰料庸才短
折孱弱孤嫠土木形骸惡况暫空於眼底風花情
性幽棕尚鬱於尊前徒懷蔡琰之悲永抱淑真之
恨已甘棄置過辱聘求蓋以伸前時之好言作後
日之佳話誠願託身貴族委質明公挽桓君之鹿
車吹秦娥之鳳管願畢志以偕老冀投身以相從
未侍光儀先申愚悃惟高明其諒之

媽媽還賀曰可諧矣請以百金爲賞穎曰若余事濟
百金豈於母惜仍出鸞簡付穎穎讀而雀躍曰真所
謂窈窕淑女吾其可不以琴瑟友之乎卽十日納聘
而續其絃焉御輪之夕鸞乃私語於穎曰妾雖孀婦
然尚處子郎不可不知穎愕然曰何謂也鸞云昔繆
生有疾不能近婦人雖與爲夫婦將肆月而無人道
卒以喪身然此事獨吾母知之他人不知也穎才信
鸞請驗之而果不謬旣歸之後孝敬奉於舅姑雍和
友於姊妹遇婢僕以恩惠爲先相夫子以勤儉爲本
鄉隣之貧乏者則隨力相周親戚之往還者則以禮

鮑註 卷二 四十三
相待由是内外交吝稱道其賢暇則與頴玩繹詩騷
吟咏情性若吳絳仙之容華曹文姬之藻思不屑論
也頴中表兄弟有自都下回者錄得貫學士蘭房龍
詠六題曰雲鬟檀口柳眉酥乳纖指香鈎凡六首頴
借歸與鸞觀之將效其軀製而構思未就鸞輒先賦

口

擾擾香雲濕未乾

鴉翎蟬翼感光寒

側邊斜插黃金鳳

粧罷夫君帶笑看

右雲鬟

弯弯柳葉愁邊感

泫泫菱花照面頻

嫵媚不煩螺子黛

春山畫出自精神

右柳眉

御盃微動櫻桃顆

咳唾輕飄茉莉香

曾見白家樊素笑

瓠犀顆顆綴榴房

右檀口

粉香汗濕瑤琴軫

春逗酥融白鳳膏

浴罷檀郎捫美處

露華涼沁紫葡萄

右酥乳

纖纖軟玉削春葱

長在香羅翠袖中

昨日琵琶絃索上

分明指甲染猩紅

右纖指

春雲薄薄輕籠笋

晚月娟娟巧露錐

簇蝶裙長何處見

鞦韆架上下來時

右香鈎

寫以呈穎穎服其敏妙爲之闕筆明年至正戊戌田
豐破東平穎與鸞相失莫知所在已而毛貴復陷東
昌留僞將俞左丞者鎮守俞頗知道理凡所掠男女
出榜召人識認給還穎聞之意鸞或者在彼衝冒白
刃中求而未得致憂窘問有指女冠院語曰盍不於
此訪求乎穎如言去果見婦女十餘人纍然監繫穎
問鸞姓名存歿一婦人荅云數日前與去不在此蓋
賢婦人也可惜可惜穎又問娘子何以惜之曰妾亦
良家遭虜與趙氏處者五閱月其他人家宅眷皆汚
辱于寇輒得放還獨吾與趙氏及在此數人誓死不
辱故被囚禁何時復得見天日也言訖淚下如雨穎
亦灑泣低聲語婦云趙氏余妻也不知今在何處婦

曰聞有周萬戶者領去莫測所之但臨行時知君必
來相覓留書託我俾以授君卽於衣領中取付穎使
急持去蓋恐監者知覺必遭箠罵穎開而讀之果妻
手筆也書云

妾鸞爰從出適忽值兇徒顛沛流離艱難痛苦殘
骸餘喘與歿爲鄰備歷危疑幸存貞節皇天厚土
實所鑒臨將殞滅微軀則自經溝瀆將混同末俗
則褻慢綱常是以毀壞形容偷存息視雖落花無
主慙爾隨風而畜大喪家終然戀主愴惶四顧焦

悴平生肢躰苟完心膽俱喪每遇窮簷夜雨古道
秋風但有凝望眼穿憶歸腸斷壁燈半滅淚盡眼
枯戰鼓爭喧魂飛魄散已分膏塗野草血染沙沱
寧飼肉於烏鳥肯委身於狗彘效投崖之烈女慕
斷臂之貞妻詎復被播遷忽聞消耗知君無恙贖
妾有期敢遽更忍歿妾卽今見在濟南周其姓氏
萬戶其官緣係漢人差若良善君得書之後速備
金帛來贖不宜迂延稽緩恐一時調撥則轉移他
處矣百年伉儷一旦分張覆水難收拳拳盼望所

宜深慮早致良圖毋俾妾爲陽臺不歸之雲也伏
楮妻斷不知所云

顏得書則又間關跋涉達于彼中萬戶方擁重兵赫
然聲勢未敢輕進投其鄰而安下焉越數日緝知鸞
之在也而無由以通消息乃日伺於門見一巫媪往
來頻數意必府中之親信人也候媪出潛隨至家奉
金一錠爲壽而以情告焉媪曰將軍夫人始忌所虜
婦女皆處於別實際浣洗衣裳炊造飲食之外不容
輒出近亦有給還其親屬者令妻若在吾當爲玉成

次日媪詣第潛問果得鸞而私報焉鸞出一緘付媪
媪持出以授顏題曰悲笳四拍讀之流涕乃就懇媪
請於夫人贖鸞夫人曰吾無所用况其夫在何忍留
之當卽遣還顏乃奉珍珠耳璫黃金排釵各一事于
夫人夫人卽呼鸞使顏領去於是夫婦相携拜辭而
出其曲錄於此

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元運衰夫與妻兮忽
此離父與母兮生歿安可知狼煙四起兮沸鼓擊
鋒鏑成林兮盛旌旗人民塗炭兮城郭壞禮義城

公孫詒 卷二 三十一
亾兮法度墮身流落今天一涯腸欲絕兮心孔悲
山可平兮河可塞妾怨苦兮無窮期

右一拍

蜂蟻屯聚兮豺虎嗥心毒狼心躰腥臊煙塵傾洞
兮人竄逃寒沙異骨兮沒迹高亾家遇難兮傷吾
曹義重命輕兮如鴻毛誓指此生兮期鶴辱仰天
俯地兮獨煩勞

右二拍

棄賢俊兮逐兇愚東西轉徙兮卒無歸

右三拍是

樂兮殺戮是娛所在剽掠兮所過爲墟發塚墓兮
焚燬實廬閨門孱弱兮被擄驅舍生取義兮捐微
軀誰云女婦兮丈夫弗如

右三拍

行處坐處兮思念我鄉曲地角天涯兮見我骨肉
姑亾舅沒兮家傾覆迹竄苟活兮被驅逐伉儷離
背兮何時復幸茲陋軀兮得免汚辱誰爲義士兮
揮金玉歌行路兮妾身贖

右四拍

穎鸞既復合乃相與謀曰世方離亂人不聊生吾夫婦雖重得團樂而前向去端未可保莫若遠遁於深林大壑中少避氛埃以需時泰乃隱於徂徠山麓夫耕於前妻耘於後同其共苦相敬如賓與缺梁鴻龐公王霸亦未可以優劣論也鄉閭遠近頗化其風一日穎出城負米遇賊獲之曰聞公名久矣當送田將軍任以官職不患不富貴也穎瞠自大罵曰斫頭賊吾豈從汝反哉賊怒殺之道上鄰舍奔告鸞走哭負其屍以歸親拭其血而手殮之積薪焚穎燄既熾鸞亦投火中歿焉見者驚駭爲之竦然曰古稱烈婦何以加之火滅隣里捨其遺骸塋之伐石表其墓曰雙節之墓君子曰

節義人之大閑也士君子講之熟矣一旦臨利害遇患難鮮能克蹈之者鸞幽女婦乃能亂離中全節不污卒之夫歿於忠妻歿於義惟其讀書達禮而賦質之良天理民彝有不可泯世之抱琵琶過別船者聞鸞之風其真可愧也哉

履言

卷二

三

